



题字:许南明

# tiff. 2013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印象(下)

## ——TIFF - 以电影艺术为核心的全民总动员

Bringing China onto the same page  
By Keping Qiu

■ 文/图 本报美国特约专家 邱可平 (kepingqiu@gmail.com)

### ● 家访 - TIFF Bell Lightbox 贝尔星光宝盒



星光宝盒的控制室

今年5月,朋友转来了一条新闻发布稿——从6月5日到8月11日多伦多将举办“两岸三地百年光华”的活动,放映一个世纪80部中国电影,其中包括《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红色娘子军》、《李双双》、《我这一辈子》、《祝福》,甚至包括了《青春祭》、《黑炮事件》……读着这一串熟悉的伴随了我们成长的片名我十分震惊,因为此壮举竟发生在距中国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边。谁有如此魄力和实力?虽然中国的银幕数以每天10块银幕的速度往上递增,电影票房数据像球赛结果一样成了家喻户晓及微信微博的熟悉话题。但我敢打赌,无论是两岸还是三地,不会有一家中国电影院老板愿意连续两个月放中国老电影。这些电影已经与银幕和银幕前的观众绝缘。7月底,一个访友的契机,以及赶在这个影展结束之前去看个究竟的愿望促使了我的第一次多伦多之行。

我是在当晚放《老井》的那个星期一下午来到了多伦多市中心的国王西大道。从地铁出来,先会经过富丽堂皇的罗伊·汤姆森大歌剧院,接着路过右边的威尔斯王子戏院。后来知道,电影节期间这些都是首映电影的场所和走红地毯的地方。如往北一拐,便是Cineplex院线旗下一个14厅的影城 Scotiabank,而顺着国王西大道径直走就到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的总部 TIFF Bell Lightbox 大楼,它就坐落在市中心文化娱乐区的核心。

TIFF Bell Lightbox, 什么意思? TIFF,大家知道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简称,但得发音“铁夫”,如果你把它 T-I-F-F 地拼出来就可见是外行人了。本人直到第二次离开多伦多时还犯这个错误。Bell,以其忠实坚定的赞助商贝尔电话公司冠名,而 Lightbox 没有官方译法,如直译灯箱则趣味索然,见到《南方周末》译为星光宝盒,觉得颇接近其真谛。

TIFF 贝尔星光宝盒大楼所坐落的地皮叫做雷特曼广场 (Reitman Square)。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纳粹屠刀下幸存下来的雷

特曼夫妇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加拿大,开始做干洗店,然后于1960年买下了这块地和地上的洗车场,开始经营自己的洗车场。雷特曼家族的第二代第三代中有两位加拿大著名的电影人伊万·雷特曼和他的儿子杰森·雷特曼。2008年,儿子女儿将父母留下的这块寸土寸金的地皮捐赠给了多伦多电影节建立他们的总部。多伦多市议员亚当·沃恩强调了以这个成功的移民家庭来命名意义重大,“这传达了我们的城市的心声:人们从全世界各地来这里寻求更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他们也为多伦多带来了更美好的未来。”雷特曼家族成为了电影节总部名副其实的奠基赞助人。

三年前,星光宝盒建成。这座五层楼的建筑物正式成了 TIFF 的总部。第四、五层是 TIFF 的办公室,以下三层包括了全新一流的五厅影院,两个艺术展厅,三个工作室,一个为学生和学者设计的中心,一个小酒馆,一个餐馆,还有一个休息长廊。五层以上则是几十层的公寓,与 TIFF 无关。

有了星光宝盒之后, TIFF 不但有了一个永久的家,而且从一个仅仅十天的电影节真正演变成了一个 365 天,天天有电影,定期有展览,经常有节目有活动的电影文化中心,一座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社区和城市千丝万缕紧密联络的电影艺术殿堂。这就可以理解他们如何可以长达两个月放映 80 部中国电影,如何可以放一般影院看不到的世界高质量的艺术片和纪录片。它实现了 TIFF 领导者的野心和梦想,“将 TIFF 在十天电影节中所扮演的领军多伦多领军世界的角色扩展到一整年。”星光宝盒的艺术总监科诺恩说。

电影节的 CEO 皮尔斯·汉德林 (Piers Handling) 说,“贝尔星光宝盒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它是一个创意,旨在将人们带到一起,而且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法。”

“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将 80 多部中国电影划分为五个时代:黄金时代,重点推荐《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新中国的诞生,重点推荐《梁山伯与祝英

台》、《红色娘子军》、《冬暖》;1965 年之后划为电影类型的演变,重点推荐了《精武门》、《少林寺三十六房》、《侠女》、《英雄本色》;1980 以后的新浪潮,代表作为《黄土地》、《刀马旦》、《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2000 年之后定为新趋势,重点推荐《重庆森林》、《爱情万岁》、《寻枪》。电影票成人 12 加元,学生或老人 9.5 加元。

除了放映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国电影之外,星光宝盒一楼的两个展厅里同时分别展示了视觉艺术家杨福东题为“新女性”的展览和摄影师杜可风题为“离言万语”的展览。除了星期一关闭之外,每天免费对外开放。杨福东和杜可风的展示作品都是由电影节出资委托艺术家根据自己的风格特色创造的。其间, TIFF 还举行了多次的专题座谈,邀请了两岸三地的电影人谢飞、陈凯歌、侯孝贤、杜琪峰、成龙等人。

从电影节的年度报表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取得如此成就的。TIFF 是一个慈善艺术组织,也是一个收支平衡年经费将近 4000 万加币的健康又具规模的运营机构。以 2012 年为例,40% 来自自身经营的收入,20% 来自政府的拨款资助,10% 来自慈善捐赠,而 30% 来自赞助。同年,他们在艺术开发和节目规划上面花了 45% 的经费。(加币与人民币的比率约 1:6)

### ● 人访—星光宝盒背后的设计师科诺恩



星光宝盒艺术总监科诺恩(Noah Cowen)

9月重返多伦多在电影节期间有幸与星光宝盒的艺术总监科诺恩(Noah Cowen)见了面。日理万机的科诺恩对他不得不一边吃着汉堡薯条一边跟我讲话表示道歉,解答了许多我未能得到答案的问题。

#### 星光宝盒和电影节的关系

科诺恩:星光宝盒有许多功能。在电影节期间星光宝盒就是一个“不停跳动的核心”。而在电影节过后的一整年内,它承载着电影节的精神,以深刻的方式影响着这个城市。城市爱戴它,它带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人。我们在最好的电影院里放映最好的电影,星光宝盒以放映电影艺术精品而远近闻名。我们还有电影艺术展览,教育性的项目,以及优秀的电影资料馆。

总而言之,我们不认为电影仅仅是在电影院放电影,对我们来说电影是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去更深刻地理解全球的文化。电影可以激励人们的热情,无论是参与社会行动,或是进行美学沉思,还是逃避日复一

日的现实生活,这些都是重要的心态。电影已经被无数次被证明是创造一个机会允许人们摆脱超越自身进行思考的最有效的媒体。

#### 电影不卖票怎么办?

科诺恩:哪怕是放映一部没有观众的电影,这个电影在我们这里也是在举世无双的条件下放映的。我们试图传达这样一种观念: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就像一幅画,一件雕塑,一个歌剧,一台戏剧,我们应该认真善待。我们多伦多人对此非常认同。

#### 观影之后的第二体验

科诺恩:电影节的入选影片已经是系着“好电影”的绸带了,而我们要把这个体验继续延伸。我们



“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宣传栏和票房

告诉观众看完电影以后还有第二体验——无论是跟导演见面,还是跟演员见面,或是与自己的同辈交谈,早在社交媒体发明之前,我们

就一直强调社区的反馈和社区互动。通过电影节和一整年的活动有效地调动了这个城市的积极性。

(下转第37版)



(上接第36版)



杜可风、杨东福展览

### 电影节的人力财富

科诺恩:平时在星光宝盒上班的人大约有150-160人,电影节期间增加到接近500人。义务工作者2500人。

在电影节期间,最醒目的是那些穿着橙色T恤衫的义务工作者,他们无所不在,像工蚁一样有条不紊地维持着40万人参加电影节的秩序,无论是维持红地毯围观人群的秩序,还是在电脑前售票,或在电影院出口处回收3D眼镜。他们都是城里的居民,年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经济背景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热爱电影。这也解释了电影节成功的秘诀之一——电影爱好者的热情。

### 电影节的经济影响力

科诺恩:我们与圣诞节竞争。根据Visa公司的说法,以周为单位时间计算,电影节期间的那一周的Visa卡使用率仅次于圣

诞节的那个星期。电影节已经变成一个节日了。在加拿大, TIFF的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数百万计的钱流进城市,影响到各个方面,包括安大略省的农民,因为电影节期间人们对新鲜蔬菜的需求也提高了。同时多伦多人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他们也希望能够参与成为这个Party的一部分。

### 赞中国电影高层有远见

科诺恩:我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有过一次非常有趣和积极的谈话,他是个大忙人。因为中国有很多电影院要盖,有很多电视和媒体的基础建设要做。我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接待了我。非常有意义的是,童刚谈到中国电影观众需要广泛的选择,他意识到中国电影尚不完全成熟,除非中国电影观众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电影观众一样能得到这种广泛的选择。我为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层官员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而欣喜。



星光宝盒 TIFF供图



《一首歌能救你的命吗?》(Can a Song Save Your Life?)  
TIFF供图



桑德拉·布洛克于《地心引力》首映前  
图片:Wireimage Getty for TIFF

## tiff • 奥斯卡的起飞坪台

TIFF不是一个参赛的电影节而更是参展的电影节。人们将电影送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是参展而不是参赛。这种大约13:1的竞争在参展名单宣布之时已经结束,入选参展TIFF已经是可以用上海报大肆宣传的资本了。

电影节唯一的奖项是以观众投票方式选出的民选奖。今年的民选奖得主是《为奴十二年》。距离奥斯卡提名只有四个月的TIFF是新电影的北美民意测验基地。除了TIFF的慧眼之外,多伦多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因此, TIFF成为公认的奥斯卡的起飞平台,以去年为例,在多伦多首映的《逃离德黑兰》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去年在多伦多获得民选奖的《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女主角詹妮弗·劳伦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影片也获得了多项奥斯卡提名。在这以前奥斯卡最佳影片得主《艺术家》、《国王的演讲》,以及更早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都是在多伦多起飞的。

本人在多伦多的三天半里头看了三部否则没机会看的中国电影,《疯爱》、《中国合伙人》和《太极侠》,四个实验性的短片,以及先睹为快地看了两部美国片《地心引力》和《一首歌能救你的命吗?》。

当本文截稿的时候,《地心引力》(华纳出品)第一个周末的北美票房已经公布了:5555万美元。女主角桑德拉·布洛克在几天前接受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

Jon Steward的采访中说道,“每一帧画面都至少有250人为之工作。”主持人说,“一般来说,在技术精确度和敏锐度要求很高的电影中,情感因素就被排除或榨干了。”布洛克回答道,“而导演阿方索·卡隆恰恰使用了这些技术强化了人物的恐惧和喜悦的情感。”坐在巨幕3D椅子上本人的亲身体验是企图躲开逼真迎面飞来的太空碎片,而心弦和置身于地球之外的人物已经紧紧地扣在一起了。49岁的布洛克一个人的表演张力垄断了几乎全部的91分钟。无论是表演、特技还是导演,《地心引力》无疑是一块飞向奥斯卡的磁铁。

看了《一首歌能救你的命吗?》(Can a Song Save Your Life?)你会发现不需要以世界的末日的来振作今天的自己。生活可以是美好的。该片导演约翰·卡尼(John Carney)曾经拍了一部影片《曾经》(Once),一部关于纽约街

头流浪音乐家遇知音的浪漫独立小片。电影以一首旋律简单优美令人听了绕梁三日而不忘的歌曲获得2007年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之后《曾经》又被改编为百老汇同名歌剧,继而获得了八项托尼奖。《一首歌能救你的命吗?》今年在电影节刚露头角,就被韦恩斯坦公司以700万美元买下了该片的版权。这是一部好看好看的电影,主演是凯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马克·鲁弗洛(Mark Ruffalo)。

### 再见多伦多

与加拿大的友好包容多元的性格一致, TIFF对世界电影也是友好包容多元的。我钦佩他们对电影艺术不妥协和捍卫,更为他们对电影艺术的无国界的无私投入而致敬。

(本文发表一周后,可在作者网站www.chinema.com搜寻)



义务工作者: Marian, 退休教师; Nicole 菲律宾裔2年前大学毕业,现在零售店工作; Rosa, 大学经济学毕业,父母从广州移民。

# 羿射九日 老爷山

## 诚邀影视界朋友 观光旅游、取景拍摄

古老传说中后羿射日之地,集儒释道宗教和传统文化于一身;集“绿色、古色、红色”三色旅游为一体;古庙宇参差错落,景观奇特;配套服务设施完善,餐饮风味独特。

联系方式: 山西省屯留县老爷山风景区旅游开发公司 地址: 屯留县上莲经济开发区 电话: 0355-7530001 老爷山国际大酒店电话: 0355-7300000